

四川西昌市羊耳坡遗址蛮子沟墓地 2016 年度发掘简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
西昌市文物管理所

摘要：为配合基建，2016 年 8 月至 12 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位于四川西昌市裕隆回族乡长村和星宿村的羊耳坡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两处土坑墓地，其中，蛮子沟墓地共发掘墓葬 96 座，出土各类随葬品 200 余件，为研究安宁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关键词：羊耳坡遗址；蛮子沟墓地；土坑墓；陶双耳罐；安宁河流域

一 绪言

羊耳坡遗址位于四川西昌市裕隆回族乡长村和星宿村，地处安宁河西岸的二级阶地上，东接河西渠，西邻牦牛山（图一）。2014 年，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开展成昆铁路扩能工程考古调查时发现该遗址，初步调查发现遗址南北长 2000、东西宽 1000 米，分布面积约 200 万平方米。遗址内文化层堆积呈片状或点状分布，施工线路从台地边缘的堆积区域中部穿过。



图一 羊耳坡遗址位置示意图

2016 年 8 月至 12 月，为配合成昆铁路扩能工程凉山段的建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西昌市文物管理所，对羊耳坡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此次发掘区域位于遗址的东部，发掘面积 3500 平方米，发现了东周、汉代和大理国时期的房址、墓葬、灰坑、窖穴、水沟等各类遗迹 200 余座，出土各类遗物 400 多件。尤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位于本次发掘区北部的两处土坑墓地，根据其分布位置，分别命名为蛮子沟墓地和槽子田墓地。从墓葬形制与随葬品来看，两者文化面貌差异较大，应分属于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现将蛮子沟墓地 2016 年度的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二 蛮子沟墓地概况

结合发掘情况和钻探结果,基本弄清了羊耳坡遗址蛮子沟墓地的范围。墓地北部被蛮子沟破坏,南部以田间小路为界,东西长约35、南北宽约30米,面积约1000平方米。目前已发掘的蛮子沟墓地面积约450平方米,主要为其东部区域(封二)。

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96座,均为竖穴土坑墓,个别墓葬有头龕。墓坑长1.6~2.4、宽0.5~1.2、深0.2~1.2米。除5座墓葬为南北向外,其余均为东西向。部分墓葬底部发现有棺痕,推测可能使用葬具。由于人骨保存状况极差,葬式不详,仅在2座墓葬的墓底西端发现有牙齿,据此分析墓葬的头向向西(东西向墓葬)。

墓葬多有随葬品出土,随葬品数量1~10余件不等,随葬品种类有陶器、金器、银器、铜器、铁器、铜铁复合器、石器,其中,陶器有双耳罐、单耳罐、纺轮等;铜器有剑鞘首、镞、手镯、扣饰等;铁器有剑、矛、斧、削刀、锤、手镯、带钩、扣饰、衔等;铜铁复合器为铜柄铁剑;金器为珠饰;银器为管饰;石器有条状砾石、镞、绿松石串珠等。

这里选择5座具有代表性的墓葬介绍如下。

三 代表性墓葬简介

(一) M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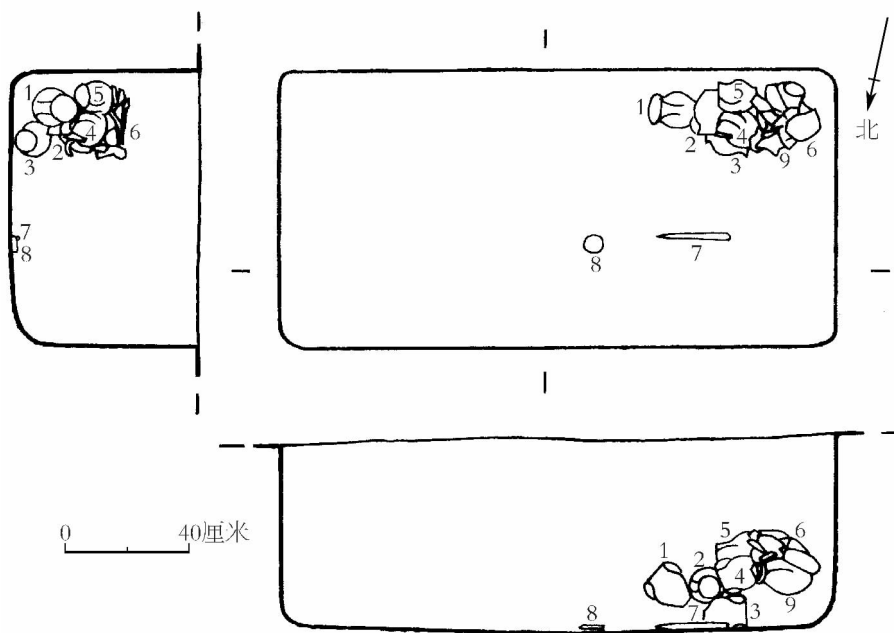
位于TS05E19西部和TS05E18东部,开口第层下,打破第层及生土。墓向258°。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直壁、平底。墓口距地表0.35米,墓葬长1.76、宽0.88、深0.56~0.6米。填土呈浅灰色,土质略软,结构较疏松,包含物有石块、炭粒、烧土

粒、料姜石等。出土随葬品9件,包括陶双耳罐7件、铁削1件、铜手镯1件。陶双耳罐集中放置在西南角,铁削置于西部偏北,铜镯置于削刀下方(图二、三)。

陶双耳罐 7件。侈口,卷沿,圆唇,平底、圈足或假圈足,双板状耳从腹部最大径处沿下腹外廓弧度连接至口沿。M5:1,夹砂黑陶。束颈,折肩,平底。板状耳,周身无装饰。口径11.6、腹径13.4、底径6.8、高15.8厘米(图八:6)。M5:2,夹细砂红褐陶,外施灰色陶衣。高领,束颈,上腹圆鼓,下腹斜收,平底。板状耳,双耳顶端,各饰一枚圆形乳钉。口径9.2、腹径12.6、底径6、高15.2厘米(封三:1;图八:5)。M5:3,夹砂灰陶。束颈,



图二 M5 (北→南)



图三 M5 平、剖面图

1~6、9.陶双耳罐 7.铁削 8.铜镯



溜肩，弧腹，假圈足。板状耳，上窄下宽，肩部正中对称饰圆形乳钉一枚。口径 9.8、腹径 12.4、底径 5.6、高 14 厘米（图四、八：7）。M5：4，夹砂灰陶。束颈，鼓腹，平底。板状耳，上宽下窄，肩部正中饰对称的圆形乳钉一枚，底部饰叶脉纹。口径 9.2、腹径 11.1、底径 5.2、高 10.8 厘米（图五、八：1）。M5：5，夹砂灰陶。直口微侈，高领，斜腹，圈足。板状耳，双耳顶端各饰三棱形戳印纹 3 个，双耳根部之间等距饰带状方形戳印纹，每侧均为 18 个。口径 8.8、腹径 10.8、底径 7、高 11.6 厘米（图六、八：3）。M5：6，夹砂红陶，外施灰色陶衣。束颈，斜肩，球腹，圈足。双耳中间窄，两端宽，两侧边缘附加泥条，在双耳顶端泥条之间的下凹处饰一排 6 个线形戳印纹，两侧耳根部之间饰带状线形戳印纹，戳印纹中部各饰鼻钮形乳钉一枚。口径 8、腹径 18、底径 6.4、高 18.4 厘米（图八：

2）。M5：9，夹砂灰陶。束颈，溜肩，鼓腹，圈足。板状耳，肩部正中饰对称的实心鼻钮一枚。口径 13.6、腹径 18.8、底径 7.4、高 19.6 厘米（图七、八：9）。

铜手镯 1 件。M5：8，残破严重。由铜片弯曲而成，面幅中间宽、两端窄，截面呈长方形，中部有圆形穿孔。残长 4、面宽 0.65~0.8、厚 0.15 厘米（图八：8）。

铁削 1 件。M5：7，器身锈蚀严重。整体呈长条形，环首，刃部不明显。通长 22、宽 1.95、背厚 0.5 厘米。环首直径 2.3 厘米（图八：4）。

（二）M35

位于 TS08E18 中部，开口于第 层下，被 M36 打破，打破 G2。墓向 260°。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直壁、平底。墓口距地表 0.35~0.43 米，墓葬通长 2.33、宽 0.89、深 1~1.08 米。西壁有头龕，平面呈半圆形，龕高 0.56、面阔 0.75、进



图四 陶双耳罐（M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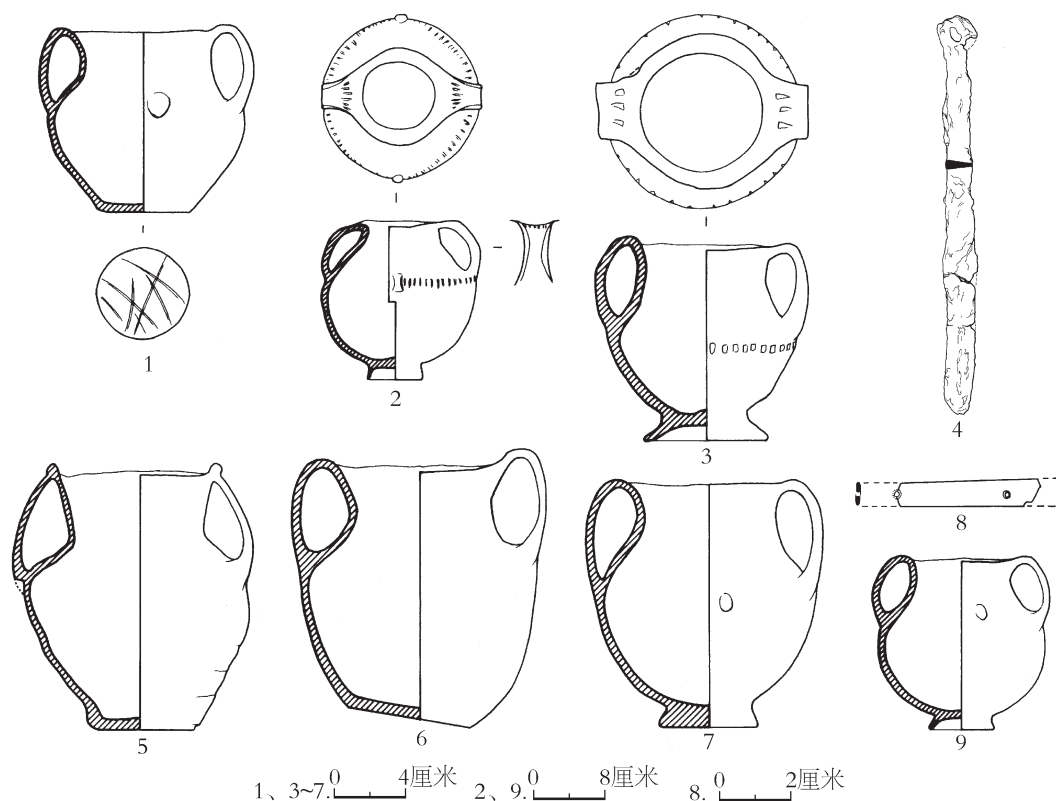
图六 陶双耳罐（M5：5）



图五 陶双耳罐（M5：4）



图七 陶双耳罐（M5：9）



图八 M5 出土器物

1~3、5~7、9.陶双耳罐 (M5 : 4、M5 : 6、M5 : 5、M5 : 2、M5 : 1、M5 : 3、M5 : 9) 4.铁削 (M5 : 7) 8.铜手镯 (M5 :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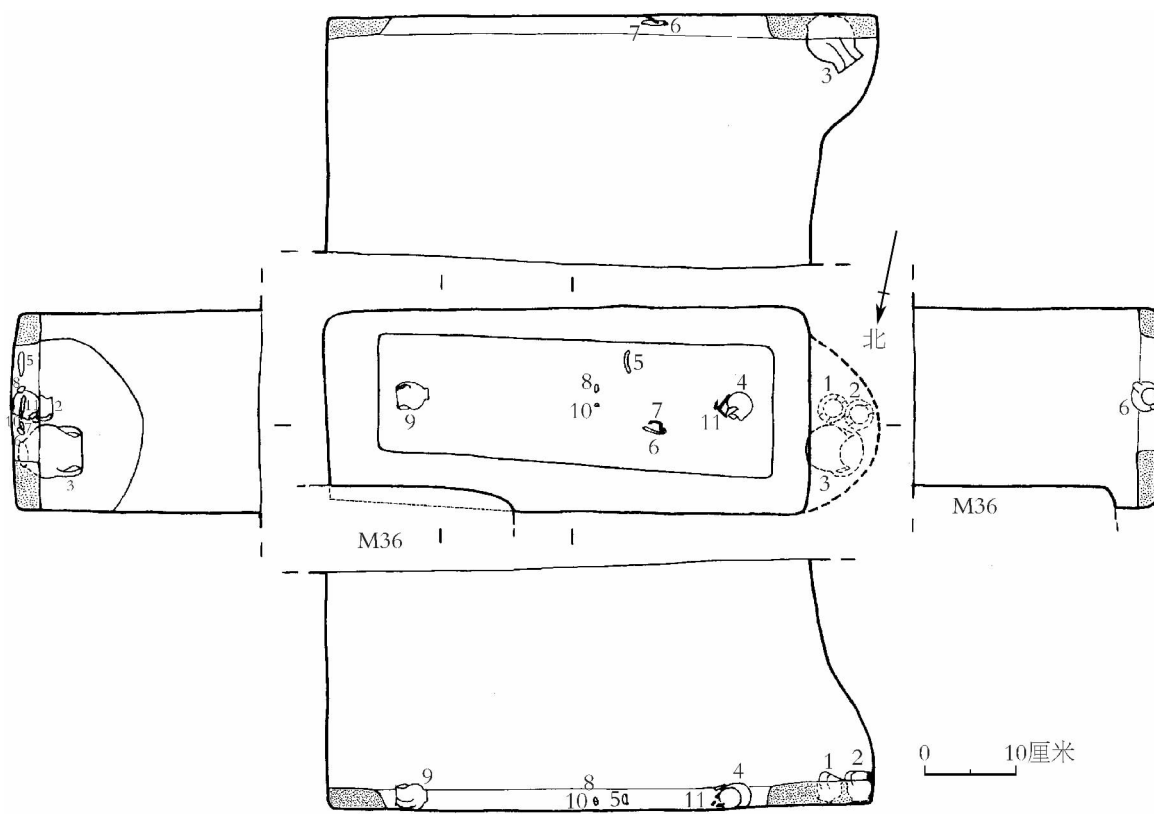
深 0.28 米。墓葬底部发现有棺痕，推测应使用木棺，棺痕呈长方形，长 1.68、宽 0.5~0.56、残高 0.08~0.1 米。填土呈黄灰色，土质略软，结构较疏松，包含物有石块、炭粒、烧土粒等。出土随葬品 11 件 (组)，包括陶双耳罐 4 件、陶单耳罐 1 件、铁手镯 3 件、陶纺轮 2 件、管饰 1 组。其中头龕内置 3 件陶双耳罐，其余随葬品均置于棺内，陶单耳罐位于头端，其旁为管状饰品，可能为头部装饰，铁手镯分列中部南北两



图九 M35 (南→北)

侧，陶纺轮居中 (图九、一〇)。

陶双耳罐 4 件。侈口，卷沿，圆唇，束颈，圈足，双板状鋡耳从腹部最大径处沿下腹外廓弧度连接至口沿。M35 : 1，夹砂灰陶，陶色不均。大口外侈，折肩，斜腹。鋡耳顶端内凹处各饰一排 6 个的戳印纹，两侧鋡耳根部之间饰带状戳印纹，戳印纹中部各饰鼻钮形乳钉一枚，口径 10、腹径 13.4、底径 6、高 12.4 厘米 (封三 : 2 ; 图一三 : 1)。M35 : 2，夹砂灰陶。大口外侈，斜肩，鼓腹，矮圈足。一侧鋡耳顶端平齐，一侧鋡耳顶端略内凹，通体素面。口径 9.2、腹径 13、底径 5.2、高 11.4 厘米 (图一一、一三 : 2)。M35 : 3，夹砂红陶，器表陶色不均。高领，折肩，鼓腹。鋡耳顶端内凹处各饰一排 10 个的戳印纹，两侧鋡耳根部之间饰带状戳印纹，戳印纹中部各饰鼻钮形乳钉一枚。口径 11.2、腹径 18.8、底径 10、高 22.4 厘米 (封三 : 3 ; 图八 : 3)。M35 : 9，夹砂灰陶。矮领，斜肩，鼓腹略



图一〇 M35 平、剖面图

1-3、9.陶双耳罐 4.陶单耳罐 5、7.铁手镯 6.铜手镯 8、10.陶纺轮 11.管饰

深。釜耳顶端内凹处各饰一排 8 个的戳印纹，两侧釜耳根部之间饰带状戳印纹，戳印纹中部各饰鼻钮形乳钉一枚，口径 7.4、腹径 11.4、底径 6.2、高 12.2 厘米（图一二、一三：5）。

陶单耳罐 1 件。M35：4，耳残。夹砂灰陶。侈口，卷沿，圆唇，束颈，弧腹，圜底。素面。口径 9、腹径 9.8、高 9.6 厘米（图一三：4）。

陶纺轮 2 件。圆形，饼状，上下台面平

整，侧面圆弧，中有穿孔。M35：8，夹砂黄褐陶。直径 3.8、厚 1、孔径 0.4 厘米（图一三：9）。M35：10，夹砂灰褐陶。直径 2.9、厚 1、孔径 0.4 厘米（图一三：10）。

铜手镯 1 件。M35：6，圆形，外壁光滑，内壁中部凸起，截面略呈三角形。直径 6.8、面宽 0.6、厚 0.25 厘米（图一三：8）。

铜管 1 件。M35：11-2，管状，圆形中空。



图一一 陶双耳罐（M35：2）



图一二 陶双耳罐（M35：9）

长 7.2、直径 0.65~0.75 厘米 (图一三: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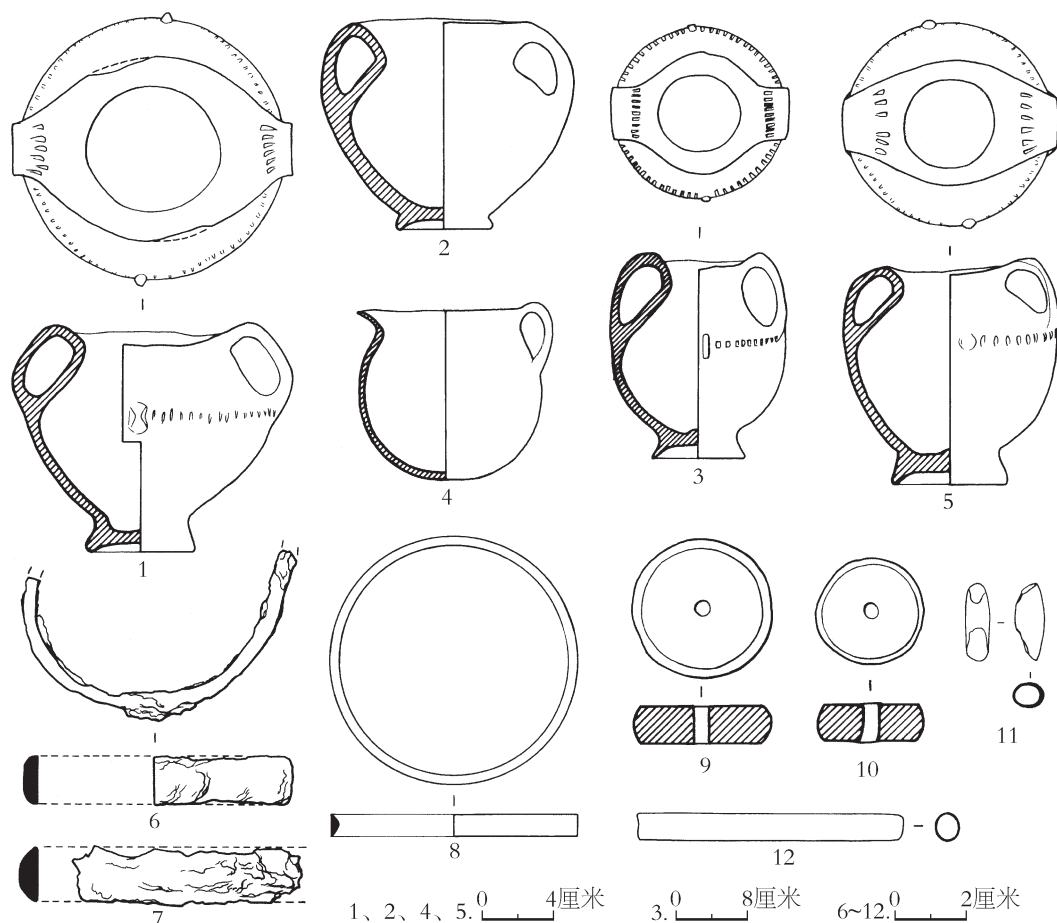
银管 1 件。M35:11-1, 黑色管状, 圆形中空, 两端为马蹄形口。长 2.1、直径 0.7~0.8、厚 0.1~0.15 厘米 (图一三:11)。

铁手镯 2 件。器身锈蚀严重。平面呈圆

形。M35:5, 直径 7.4、面宽 1.3、厚 0.4 厘米 (图一三:6)。M35:7, 残长 6、面宽 1.5、厚 0.5 厘米 (图一三:7)。

(三) M37

位于 TS07E19 的西部和 TS07E18 的东部,



图一三 M35 出土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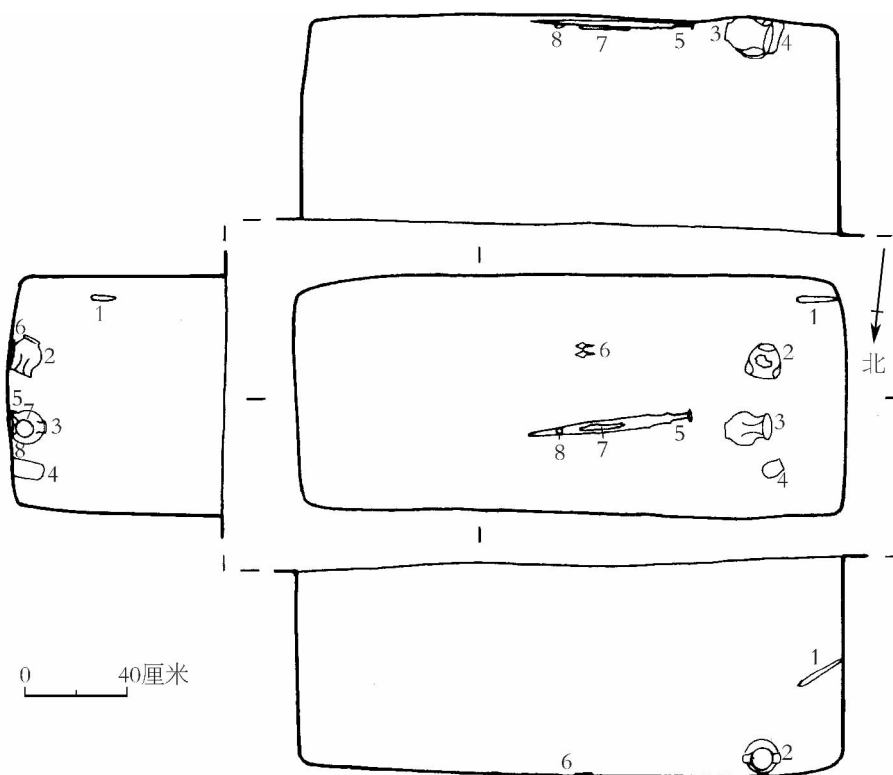
1~3、5.陶双耳罐 (M35:1、M35:2、M35:3、M35:9) 4.陶单耳罐 (M35:4) 6、7.铁镯 (M35:5、M35:7) 8.铜镯 (M35:6) 9、10.陶纺轮 (M35:8、M35:10) 11.银管 (M35:11-1) 12.铜管 (M35:11-2)

开口第 层下, 打破 G2。墓向 263°。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直壁、平底。墓口距地表 0.2~0.23 米, 墓葬长 2.08、宽 0.9、深 0.64~0.82 米。填土呈灰色, 土质略硬, 结构较致密, 包含物有石块、炭粒、烧土粒等。出土随葬品 9 件, 包括陶双耳罐 2 件、铁矛 1 件、铁斧 1 件、铁镞 2 件、铜柄铁剑 1 件、铜扣 1 件、铁削刀 1 件。其中, 铁矛位于墓葬西南角的填土中, 矛底部距墓底 0.32 米, 其余随葬品均置于墓底, 陶双耳罐、铁斧置于西部, 铁镞置于中部南侧, 铜柄铁剑位于

中部北侧, 铁削与铜扣饰位于铜柄铁剑之下, 铜扣饰应为剑鞘上的饰品 (图一四、一五)。



图一四 M37 (南→北)



图一五 M37 平、剖面图

1.铁矛 2、3.陶双耳罐 4.铁斧 5.铜柄铁剑 6.铁镞 7.铁削 8.铜扣饰

陶双耳罐 2 件。双板状盞耳从腹部最大径处沿下腹外廓弧度连接至口沿。M37 : 2, 夹砂灰陶, 外施黑色陶衣。核桃口, 折沿, 鼓腹, 假圈足。板状耳上窄下宽, 顶端略高于口沿, 盞耳正面上部各饰乳钉一枚, 正面下部饰上下相接的菱形刻划纹, 菱形纹外侧刻划双弧线一直延续到腹部形成旋涡纹, 两耳之间的中腹部各饰乳钉一枚。口径 7.8、腹径 11、底径 5.4、高 10.8 厘米 (图一六、一七 : 2)。M37 : 3, 夹砂灰陶。侈



图一六 陶双耳罐 (M37 : 2)

口, 卷沿, 圆唇, 高领, 束颈较甚, 折腹, 腹部最大径在中部, 圈足较直。两侧盞耳顶端内凹处分别饰一排 6 和 7 个的戳印纹, 两侧盞耳根部之间饰带状戳印纹, 戳印纹中部各饰鼻钮形乳钉一枚。口径 5.6、腹径 10.8、底径 6、高 13 厘米 (封三 : 4; 图一七 : 1)。

铜柄铁剑 1 件。剑柄铜铸, 剑身铁制。M37 : 5, 大山字格, 格部甚长, 两侧微内收呈锯齿状, 各有四个小乳钉突出, 山字中间对称饰四组平行弦纹, 每组弦纹之间饰连珠纹;

蕈形首, 首底部呈“十”字形隔梁; 扁圆形茎, 茎部上下两端各饰三周弦纹, 中部密布麻点纹; 剑身较长而扁平, 可能外有剑鞘。通长 62.5、身长 53.7、宽 4.2 厘米, 其中格长 10.4、宽 4.2 厘米, 茎长 7.8 厘米, 其中首长 1、首长径 3.8、短径 3.2 厘米 (图一七 : 8)。

铜扣饰 1 件。M37 : 7, 整体呈圆形伞状, 由于该器锈接在铜柄铁剑的剑身之上, 底部结构不清。表面饰两周同心圆纹, 期间饰一周轮辐纹。端面直径 2.9 厘米 (图一七 :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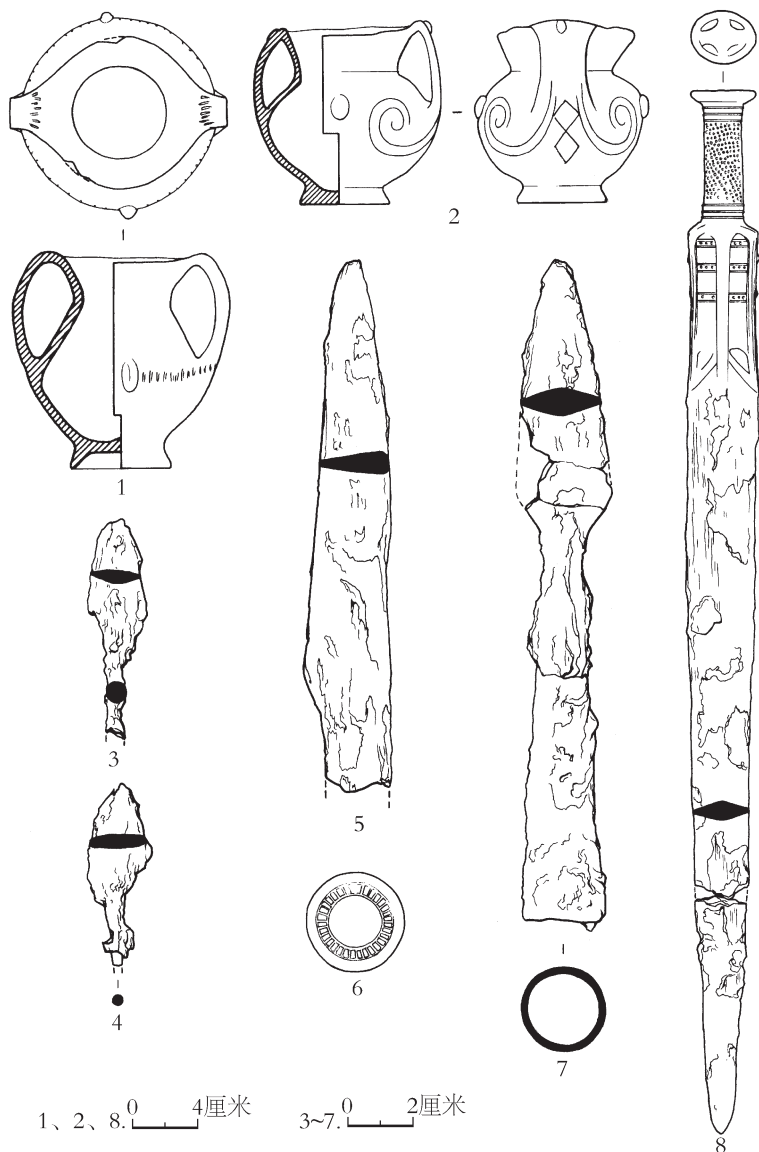
铁矛 1 件。M37 : 1, 锈蚀残破严重, 叶部呈柳叶形, 骹部较长, 中空, 圆形銎口。残长 19.8、骹长 12、銎径 2.1 厘米 (图一七 : 7)。

铁斧 1 件。M37 : 4, 锈蚀极其严重, 平面略呈长方形, 平刃, 刃宽略大于銎宽。

铁削 1 件。M37 : 8, 锈蚀残破严重, 刃部前窄后宽, 柄部已残。残长 15.6、宽 2.6、厚 0.7 厘米 (图一七 : 5)。

铁镞 2 枚。锈蚀严重。镞身平面呈三角

形，圆柱形短铤。M37：6-1，残长 6.4、刃宽 1.75、铤长 2 厘米（图一七：3）；M37：6-2，残长 5.4、刃宽 2、铤长 1.8 厘米（图一七：4）。



图一七 M37 出土器物

1、2.陶双耳罐（M37：3、M37：2） 3、4.铁铤（M37：6-1、M37：6-2） 5.铁削（M37：7） 6.铜扣饰（M37：8） 7.铁矛（M37：1） 8.铜柄铁剑（M37：5）

（四）M45

位于 TS04E19 的西南部，开口第 层下，打破 M47、第 层及生土。墓向 254°。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直壁、平底。墓口距地表 0.3 米，墓葬长 2.36、宽 1.1、深 0.6~0.68 米。墓葬底部发现有棺痕，推测应使用木棺，棺痕呈长方形，两侧板长出两端挡板，通长 2.02~2.04、宽 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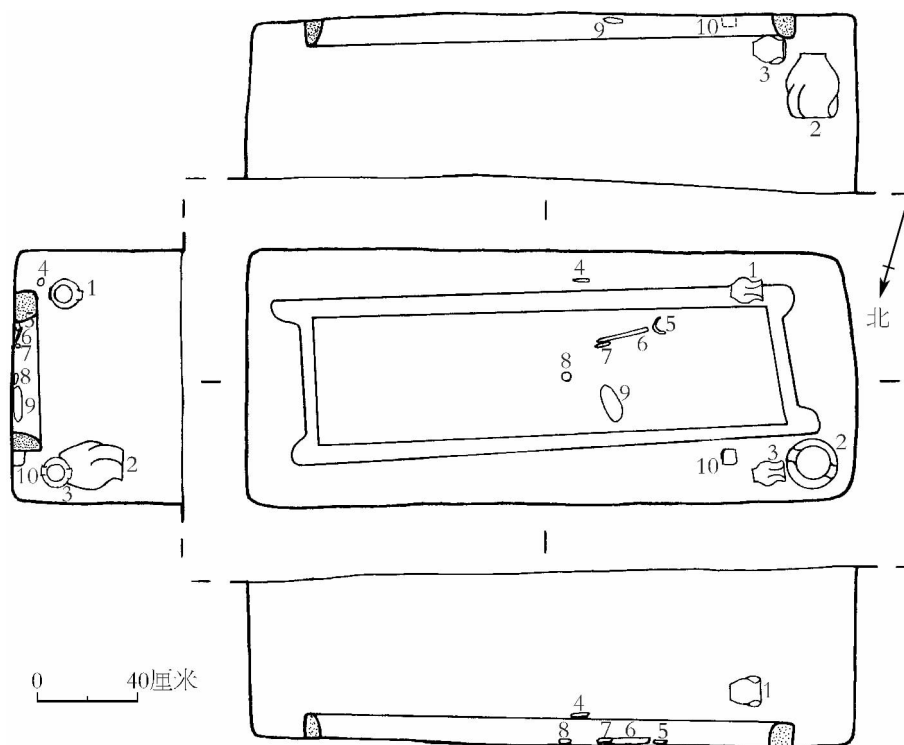
0.64、残高 0.1~0.14 米。填土呈黄灰色，土质硬，结构致密，包含有石块、炭粒、烧土粒等。出土随葬品 10 件，包括陶双耳罐 3 件、镞 1 件、

铁銎 1 件、铁削 1 件、铁带钩 1 件、纺轮 1 件、磨石 1 件、铁斧 1 件。随葬品分三部分放置，陶双耳罐、铁镞的底部高于棺痕，应为置于棺上，其中，陶双耳罐位于南北两侧壁的西端，镞位于南壁中部；铁斧位于北壁西端的棺外底部；铁銎、铁削、铁带钩、纺轮、磨石位于棺内中部，其中铁銎、铁削、带钩位于南侧，磨石位于北侧，纺轮位于中部（图一八、一九）。

陶双耳罐 3 件。侈口，卷沿，圆唇，束颈，圈足，双板状鋁耳从腹部最大径处沿下腹外廓弧度连接至口沿。M45：1，夹砂灰陶。口部略残，鼓腹。鋁耳顶端两侧附加泥条，泥条之间的下凹处分别饰一排 7 和 8 个的戳印纹，两侧鋁耳根部之间饰带状戳印纹，戳印纹中部各饰鼻钮形乳钉一枚。口径 7、腹径 10.4、底径 4.8、高 11 厘米（封三：5；图二二：1）。M45：2，夹砂红陶，器表颜色不均，局部呈黑色。高领，斜肩。鋁耳顶端内凹处各饰一排 8 个的戳印纹，两侧鋁耳根部之间饰带状戳印纹，戳印纹中部各饰鼻钮形乳钉一枚，口径 10.8、腹径 19.2、底径 9.2、高 22.8 厘米（图二〇、二二：2）。M45：3，



图一八 M45（北→南）



图一九 M45 平、剖面图

1~3.陶双耳罐 4.铁镢 5.铁銎 6.铁削 7.铁带钩 8.陶纺轮 9.磨石 10.铁斧

夹砂红陶，外施灰色陶衣。斜肩，鼓腹。罍耳顶端饰一排 7 和 8 个的戳印纹，两侧罍耳根部之间饰带状戳印纹，戳印纹中部各饰鼻钮形乳钉一枚，圈足底部饰叶脉纹。口径 8、腹径 12.4、底径 6.4、高 11.6 厘米（图二一、二二：3）。

陶纺轮 1 件。M45：8，夹砂黄褐陶。圆形，饼状，上下台面平整，侧面圆弧，中有穿孔，两面均刻划叶脉纹。直径 3.7、厚 1.1~1.3、孔径 0.6 厘米（图二二：4）。



图二〇 陶双耳罐（M45：2）

铁镢 1 件。M45：4，圆锥形，中空，圆釜。残长 5.8、釜径 0.9 厘米（图二二：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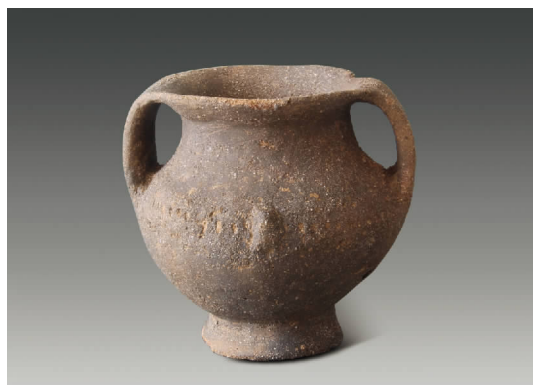
铁削 1 件。M45：6，器身锈蚀严重，首残。直柄，直背，尖锋。残长 19.9 厘米，刃长 12.5、宽 2.2、背厚 0.5 厘米，柄长 7.4、宽 1.5 厘米（图二二：9）。

铁斧 1 件。M45：10，器身锈蚀严重，刃部残。釜口呈长方形。残长 6.1、宽 5.7、厚 3 厘米，釜口长 5.5、宽 3 厘米（图二二：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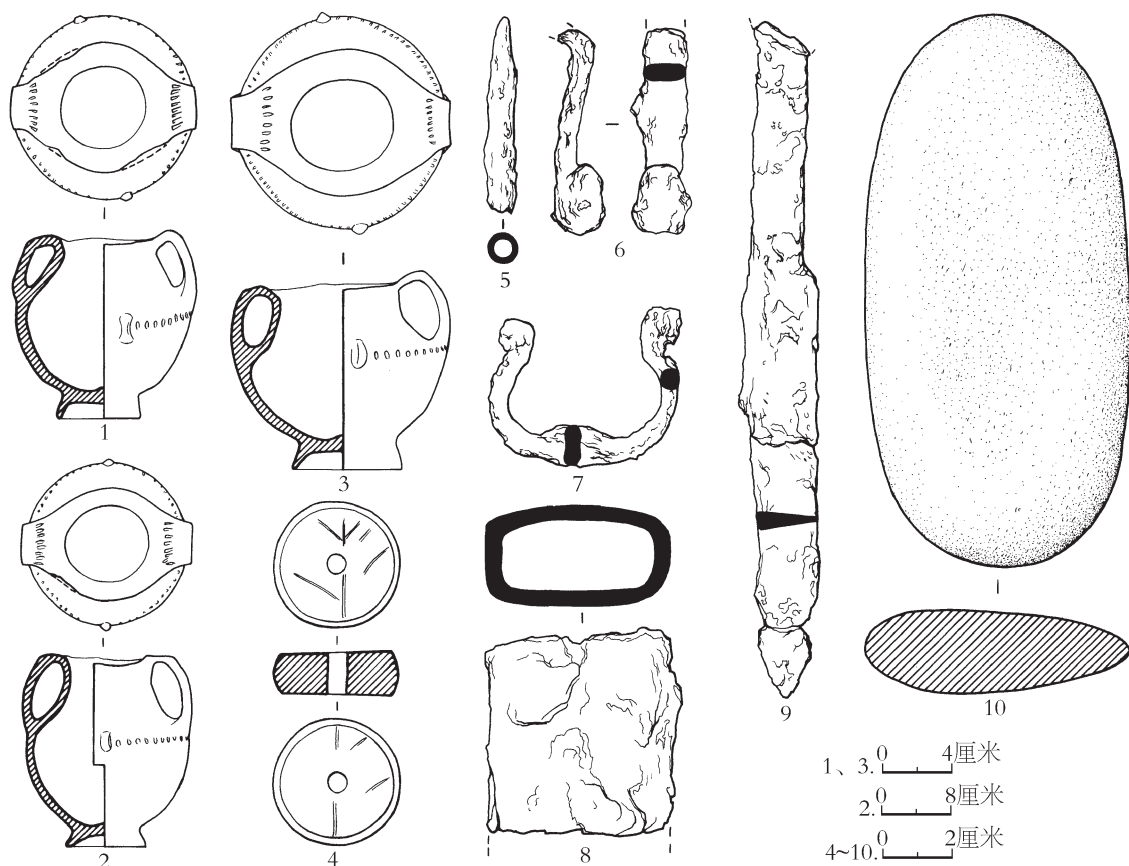
铁带钩 1 件。M45：7，器身锈蚀严重，仅残存勾头和颈部。勾头上翻紧贴颈部，颈部呈条状，截面呈长方形。残长 6、宽 1.6、厚 0.5 厘米（图二二：6）。

铁銎 1 件。M45：5，器身锈蚀，整体呈“U”字形，两端有环外翻，中部有干相连，干呈圆柱状，中部有向上的突起。高 4.7、宽 5.6、干部直径 0.6 厘米（图二二：7）。

磨石 1 件。M45：9，平面呈椭圆形，饼状。长径 16.4、短径 7.8、厚 2.5 厘米（图二二：10）。



图二一 陶双耳罐（M45：3）



图二二 M45 出土器物

1~3.陶双耳罐 (M45 : 1、M45 : 2、M45 : 3) 4.陶纺轮 (M45 : 8) 5.铁镢 (M45 : 4) 6.铁带钩 (M45 : 7) 7.铁钎 (M45 : 5) 8.铁斧 (M45 : 10) 9.铁削 (M45 : 6) 10.磨石 (M45 :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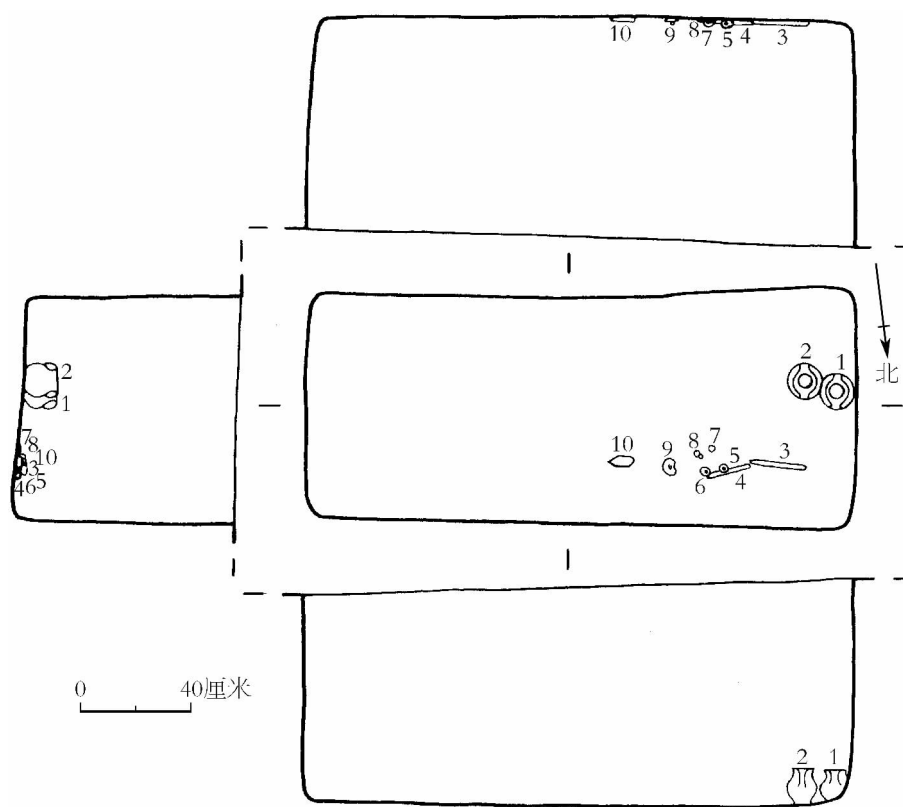
(五) M63

位于 TS08E18 西南部，开口 层下，打破 G4。墓向 277°。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直壁、平底。墓口距地表 0.23~0.45 米，墓葬长 1.94、宽 0.8~0.84、深 0.74~0.8 米。填土呈黑灰色，土质略软，结构较疏松，包含物有石块、炭粒、烧土粒等。出土随葬品 10 件，包括陶双耳罐 2 件、铜剑鞘首 1 件、铜扣饰 4 件、铁削 1 件、铁器 1 件、铁饰品 1 件。陶双耳罐置于西部，其余器物则排列于西部近北壁，由西向东依次为铁削、铁带钩、铁扣饰、铜扣饰及铜剑鞘首，而铜剑鞘首及铜扣应为剑鞘上的装饰品 (图二三、二四)。

陶双耳罐 2 件。侈口，卷沿，圆唇，束颈，平底或圈足，双板状鋤耳从腹部最大径处沿下腹外廓弧度连接至口沿。M63 : 1，夹砂红陶，外施灰色陶衣。折肩，平底。肩部正中饰对称的



图二三 M63 (东→西)



图二四 M63 平、剖面图

1、2.陶双耳罐 3.铁削 4.铁带钩 5.铁扣饰 6~9.铜扣饰 10.铜剑鞘首

鼻钮形乳钉二枚。口径 8.2、腹径 11.6、底径 5.2、高 9.6 厘米 (封三: 6; 图二七: 2)。M63: 2, 夹砂灰陶。马鞍口, 斜肩, 圈足。釜耳顶端两侧附加泥条, 泥条之间的下凹处饰一排 7 个线形戳印纹, 两侧釜耳根部之间饰带状线形戳印纹, 戳印纹中部各饰鼻钮形乳钉一枚。口径 8.8、腹径 11、底径 5.6、高 11.2 厘米 (图二五、二七: 1)。

铜剑鞘首 1 件。M63: 10, 整体呈圭形盒状, 中空, 上端残, 下端呈三角形, 背面中部有一棱状凸起纵贯上下, 凸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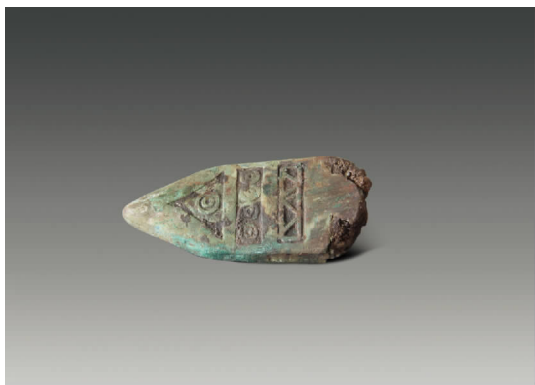
两侧对称分布一对方形穿孔, 正面自上而下分为三组图案, 第一组为方形, 内饰 5 个连续三角形纹; 第二组为方形, 内饰四连珠同心圆纹; 第三组为三角形, 内饰一个同心圆纹。残长 7.9、宽 3.6、厚 2.2 厘米 (图二六、二七: 9)。

铜扣饰 4 件。M63: 6, 整体呈伞形, 轴下有一圆扣, 端面上饰两周同心圆纹, 期间饰一周轮辐纹。端面径 4.4、通高 1.7、轴长 0.8、扣径 2.2 厘米 (图二七: 5)。M63: 7, 外缘不存, 仅残余中部圆形隆起部分, 顶端有圆柱状突起, 背有鼻钮, 残径 1.9、高 1 厘米 (图二七: 3)。M63: 8, 圆盘形, 正面中部隆起, 顶端有一乳突, 圆盘边缘上翘, 背有鼻钮, 残径 3、高 0.9 厘米 (图二七: 6)。M63: 9, 圆盘形, 正面中部隆起, 顶端有一乳突, 圆盘边缘上翘, 背有鼻钮, 残径 4.5、高 1.1 厘米 (图二七: 7)。

铁削 1 件。M63: 3, 器身锈蚀严重。整体呈长条形, 椭圆形环首, 短柄。通长 21、宽 2.1 厘米, 柄长 6.7、宽 2.8 厘米, 背厚 0.5 厘米, 环



图二五 陶双耳罐 (M63: 2)



图二六 铜剑鞘首 (M63: 10)

首长径 2.8、短径 1.8 厘米 (图二七: 10)。

铁扣饰 1 件。M63: 5, 锈蚀严重, 整体呈伞形, 轴下有一圆扣。端面径 4.3 厘米, 通高 2.1 厘米, 轴长 0.9 厘米, 扣径 2.4 厘米 (图二七: 4)。

铁带钩 1 件。M63: 4, 器身锈蚀严重。整体呈匙形, 勾头呈蛇头形, 长颈, 下部呈长椭圆形, 中部有一圆形穿孔。通长 15.8、宽 3.5、厚 0.8、孔径 0.2 厘米 (图二七: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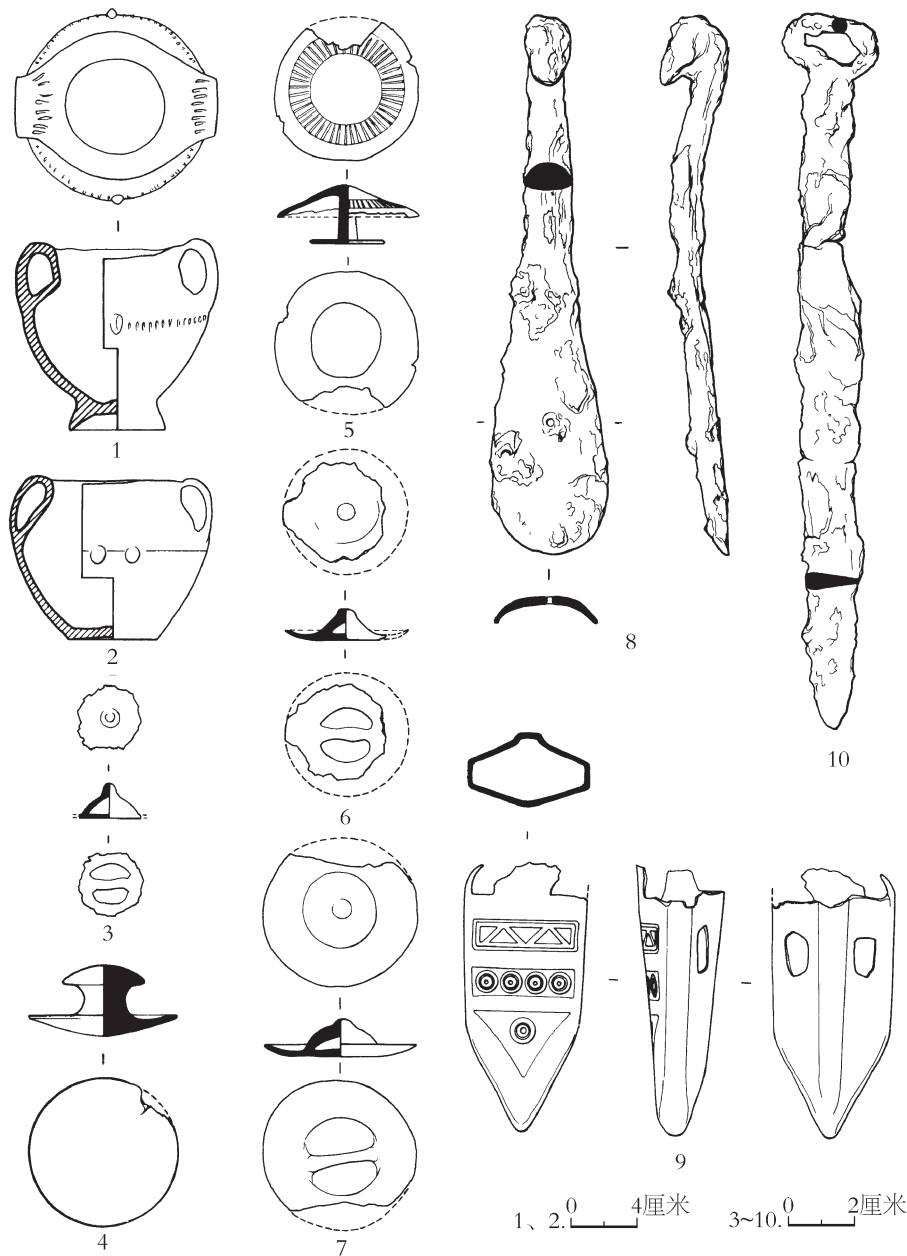
四 结语

此次羊耳坡遗址蛮子沟墓地发掘的 96 座墓葬南北并列、东西成排密集分布, 打破关系较少, 出土随葬品数量较多, 种类较丰富。墓葬出土的陶质容器形制单一, 均为双耳罐、单耳罐, 其中又以板状耳从腹部最大径处沿下腹外廓弧度连接至口沿的双耳罐最多, 圈足多于平底; 墓葬

出土的铜器数量少且形制单一, 如十余把铜柄铁剑均为大山字格、格两侧饰锯齿状乳突的形制; 而墓葬出土的铁器数量较多且种类丰富, 涵盖了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等诸多器类。

蛮子沟墓地出土的具有典型特征的铜柄铁剑是西南夷地区铜柄铁剑的晚期形态,^[1]其时代不会早于战国中期;^[2]结合川滇地区石棺葬的材料, 铁器在墓葬中大量出现的时代大体在战国晚期到西汉,^[3]而蛮子沟墓地中出土的马鞍口、螺旋纹陶双耳罐又是西南地区双耳罐的晚期形态,^[4]因此, 我们将羊耳坡遗址蛮子沟墓地的时代推定为战国晚期至西汉。

在这一时期, 分布在安宁河流域的主要是大石墓遗存, 该类遗存以在地面用大石砌筑墓室、实行二次葬、流行在器耳上装饰横向泥条和“S”形纹的双耳罐和单耳罐等为主要文化特征。^[5]这与



图二七 M63 出土器物

1、2.陶双耳罐 (M63: 2、M63: 1) 3、5~7.铜扣饰 (M63: 7、M63: 6、M63: 8、M63: 9) 4.铁扣饰 (M63: 5) 8.铁带钩 (M63: 4) 9.铜剑鞘首 (M63: 10) 10.铁削 (M63: 3)



羊耳坡遗址蛮子沟墓地以竖穴土坑、流行板状耳的双耳罐的文化特征完全不同,两者应属于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从蛮子沟墓地出土随葬品的器物组合、特征来看,它与雅砻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关系密切,如陶双耳罐、铜柄铁剑、铜剑鞘首、扣饰、铁器等均为川西石棺葬中出土的常见器型,尤其是在耳部和腹部施戳印纹的圈足双耳罐与盐源地区出土的双耳罐形态完全一致。^[6]

总之,羊耳坡遗址蛮子沟墓地是首次在安宁河流域发现与大石墓遗存时代接近却属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墓地内墓葬排列有序,打破关系较少,器物组合稳定清晰,器物特征显著,其考古学文化面貌具有典型性特征。羊耳坡遗址蛮子沟墓地的发掘对理清盐源青铜器物群的脉络、重新认识战国至西汉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格局、探索川西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西南夷民族的形成与迁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领队:唐 飞

发掘:郑万泉 连 锐 张 燕

尹芊雪子 孙 策 赵宗斌

(上接第 10 页)

此次所清理的两座墓葬,是安宁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时期考古的又一次重要发现。两座墓葬在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等方面即有礼州遗址^[3]早段即西昌横栏山文化^[4]因素特征,同时在纹饰等方面则表现出另一种以刻划纹、戳印纹为基本组成单元的复合纹饰,即有学者将其命名为“衬花”纹饰^[5]为显著特点的不同文化因素特征,可能正反映出多种不同文化因素或体系、族群在安宁河流域的相互影响、交汇和融合。两座墓葬的清理,将进一步丰富安宁河流域早期考古材料,并为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安宁河流域早期社会经济形态、文化面貌、埋葬习俗等提供新的线索和资料,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和意义。

领队:万 娇

发掘:万 靖 李瑞佳 何 鑫

张 文 冷 昊

冉 兢 童兴茂 张利霞

刘红庆 辛春祥

线图:王 楠 尹芊雪子 白 芮

摄影:连 锐 郑万泉

航拍:徐海伦 孙 策

执笔:郑万泉 连 锐 张 燕

孙 策

注释:

- [1] 苏奎、尹俊霞:《试析西南夷地区的三叉格铜柄铁剑》,《四川文物》2005 年第 2 期。
- [2] 宋治民:《三叉格铜柄铁剑及相关问题的探讨》,《考古》1997 年第 12 期。
- [3] 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考古学报》1992 年第 4 期。
- [4] 谢崇安:《略论西南地区早期平底双耳罐的源流及其族属问题》,《考古学报》2005 年第 2 期。
- [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安宁河流域大石墓》,第 135~139 页,文物出版社,2006 年。
- [6]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第 42~58 页,文物出版社,2009 年。

绘图:曾玲玲 万 靖

摄影:万 靖 李瑞佳

执笔:万 靖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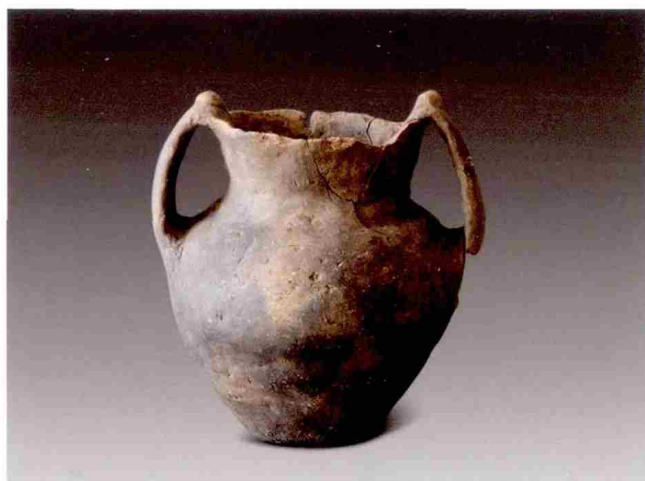
- [1] a.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9 年四川德昌县董家坡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 7 辑,第 495~525 页,科学出版社,2011 年;
b.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10 年四川德昌县董家坡遗址发掘简报》,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等:《安宁河流域古文化调查与研究》,第 317~349 页,科学出版社,2012 年。
- [2] 同 [1]。
- [3] 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0 年第 4 期。
- [4] 江章华:《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试析》,《四川文物》2007 年第 5 期。
- [5] 王仁湘:《西南地区史前陶器衬花工艺探讨》,《四川文物》2008 年第 1 期。

● 四川西昌市羊耳坡遗址蛮子沟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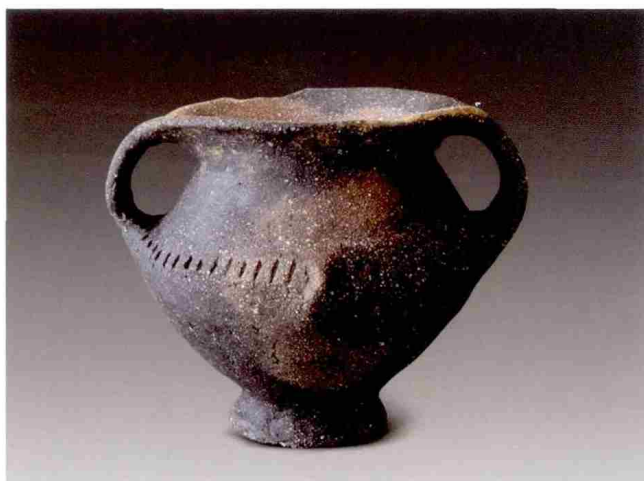


墓地全景（上为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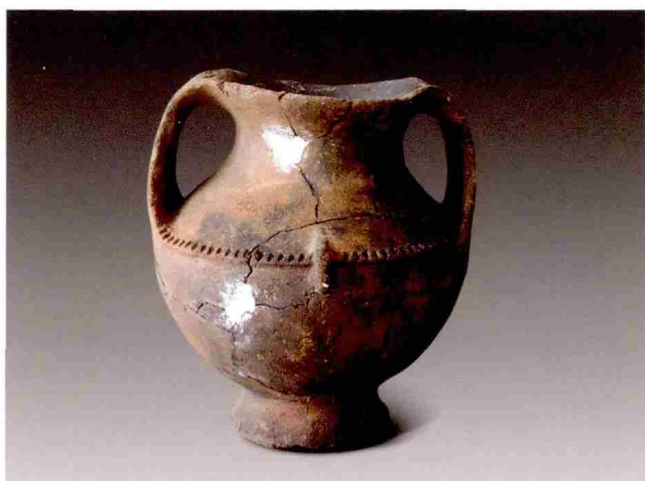
● 蛮子沟墓地出土陶双耳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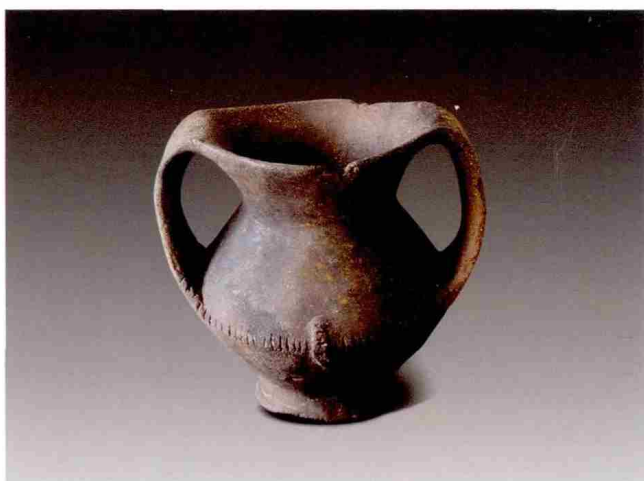
1. M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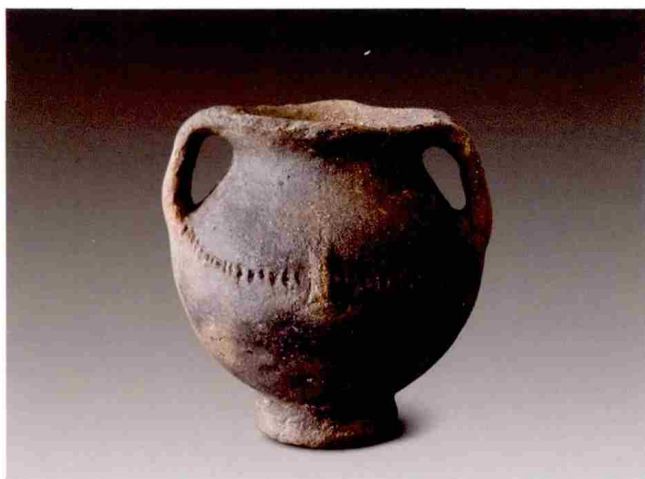
2. M3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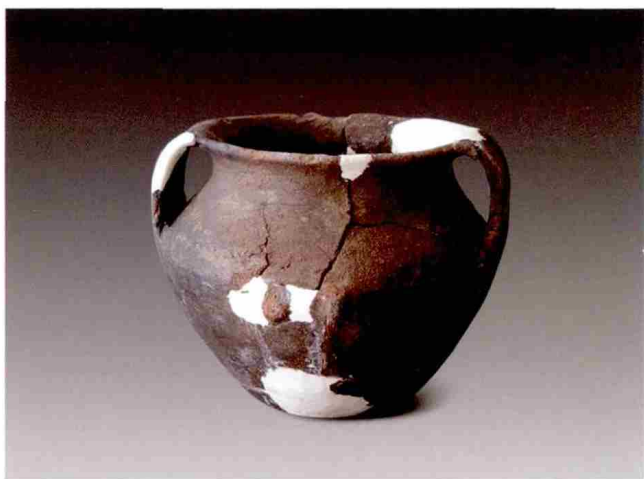
3. M35:3



4. M37:3



5. M45:1



6. M63:1